


(日本) 清凉院流水 著  
汪洋 译

# 日本 灭绝计划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日本) 清凉院流水 著  
汪洋 译

# 日本 灭绝计划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灭绝计划 / (日) 清凉院流水著; 汪洋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3  
(乐读文库)  
ISBN 978-7-5447-1627-7

I. ①日… II. ①清… ②汪…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58967号

COSMIC ZERO: NIHON ZETSUMETSU KEIKAKU by Ryusui Seiryoin  
Copyright © 2009 Ryusui Seiryoin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9 by BUNGEISHUNJU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0-486

书 名 日本灭绝计划  
作 者 [日本]清凉院流水  
译 者 汪洋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陈孟姝 钟孟育 刘玉梅  
原文出版 文藝春秋, 2009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印 刷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80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175千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1627-7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             |             |     |
|-------------|-------------|-----|
| <b>第一阶段</b> | <u>新年参拜</u> | 005 |
| <b>第二阶段</b> | <u>乘客</u>   | 075 |
| <b>第三阶段</b> | <u>调查</u>   | 119 |
| <b>第四阶段</b> | <u>淹没</u>   | 154 |
| <b>第五阶段</b> | <u>镰仓</u>   | 201 |
| <b>第六阶段</b> | <u>逃出</u>   | 249 |
| <b>第七阶段</b> | <u>灭绝</u>   | 317 |

人类的喧嚣吵嚷让众神无法忍受，就连睡觉都不得安宁。

——《阿特拉·哈希斯史诗》<sup>①</sup>

---

<sup>①</sup> 流传在古巴比伦地区的关于大洪水的传说。

第一阶段



新年参拜

## A (剩余人口：约一亿三千万)

人太多了。

除夕夜的JR<sup>①</sup>山手线和平日的高峰时段一样人潮涌动，拥挤不堪。乘客们的脸上都泛起了红潮。

JR原宿站西侧的大门每年只在辞旧迎新的时刻才会打开。出口外不远处，绵延着黑黢黢的大森林。

来明治神宫<sup>②</sup>做初次参拜的人数堪称日本之最。

离零点还有一个小时左右，但车站周围已经陷入了混乱，到处都是往来穿梭或等候碰面的人。手持扩音喇叭的车站工作人员和警察正在疏导人群，避免拥堵。

从地铁千代田线的明治神宫站到原宿站，乃至明治神宫幽深的内庭中，都塞满了人。

车道沿线停着一辆辆巡逻车，本地消防队和自治团体在路旁搭设了许多白色帐篷，裹在防寒大衣里的人们忙碌地维持着参拜者的秩序。

◇ ◇ ◇

“……有没有搞错啊！人也太多了！”

---

① Japan Railways，日本大型铁路集团。

② 位于东京都涩谷区的一座神社，每年新年第一天，很多人都会来这里祭拜，祈祷一年平安。

工藤大地微微伸了伸懒腰，略带失望地感叹道。春野海抓住工藤的手腕，笑道：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约会约会，去神宫约会！”

“天可真冷……这是哪门子暖冬哦！”

“就是就是。虽说现在全球变暖，但冬天到底还是冷啊。”

“那你还口口声声说要在过年前去参拜。”

“大地，咱们今年——也就是马上要过去的这一年——不是还没有去参拜过吗？”

面对海怪声怪气的责问，大地腆着脸答道：“是啊。”

“那咱们赶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结束前去参拜的话，就算做是去年的参拜咯。然后再排队参拜一次，不就又能完成一次参拜吗？”

“这样啊……排两次队，得花三四个小时吧。”

“简直赶得上人满为患的迪斯尼乐园了——排几个小时的队都玩不成小熊维尼猎蜜记。”

“不，比迪斯尼乐园的人还要多。”

两人相视一笑。

“非要排队的话，我更喜欢去迪斯尼乐园。”

“不论是迪斯尼乐园还是迪斯尼海洋公园，过年的时候都是人满为患，真的到处都是人。”

“说实话，这么多人真是太讨厌了。如果能把人类的数量适当减少点就好了。”

“假如那样的话，最先消失的肯定是我们这种普通人——电影里都是这么演的。”

“不对——我们会活到最后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运气好。”

听到大地的这句话，海忍不住笑喷了。

“大地，你不是总在走霉运吗？”



“你老喜欢揭我的短。”

大地苦笑道，眉毛拧成一团。

大地和海的婚礼将在四周后的一月二十八日举行。厚厚的手套中，两人的左手无名指上都戴着一枚样式相同的银戒。



像初次参拜这样聚集了各色人等做背景的机会可不多。

性别、年龄各异，籍贯、职业不同，即使是同行的人也有很大的差别。参拜祈愿的目的多种多样，每个人都怀着不同的愿望。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

既有圣战者，也有杀人犯。

还有既是圣战者也是杀人犯的人。

一袭黑衣的沼渊渡既是为教会工作的神父，也是杀人犯。

在明治神宫内庭的昏暗环境中，沼渊脖子上挂着的十字架反射着幽幽的光。身旁的主妇发现十字架，略显惊讶，但沼渊报之以柔和的微笑，一举一动都像极了神父。

他侍奉的是上帝还是死神？

至少，他不是日本神道教的信徒，但他还是混入了初次参拜的人群之中。

杀人犯兼神父——藏身人流中的沼渊是一个矛盾体。不过，世界本身就包含着无数的矛盾。

沼渊面无表情地融入深夜龟速前进的参拜人群。

没有人留意梳着大背头、戴着黑框眼镜的沼渊。

沼渊用三白眼逐一打量着视野中的人群。

沼渊第一次杀人是在九年前。他把来教会忏悔室的一个男子——黑社会的小喽啰——处决了。这个家伙犯下了抢劫杀人罪，每天备受噩梦

折磨。沼渊通过结束他生命的方式拯救了他。

第二年，他在忏悔室里杀死了一对因乱伦而苦恼不已的兄妹。这次杀戮也是沼渊施与他们的救赎。

第三年，他杀了四人。第四年，他杀了八人……

仿佛是某种神圣的仪式一般，被沼渊判定有罪而被处决的人数逐年递增。

第九年——即去年——沼渊处决了二百五十六人。至此，他总共拯救了五百一十一人。

除了心血来潮来教会寻求精神慰藉外，被沼渊杀掉的人没有任何共同点。

得益于人们对神父这一职业的信任以及沼渊平日里谦恭的言行，他从来未曾被怀疑过。不仅如此，警察还请他为当地居民接待窗口和各种福利活动给予援助。

可是，沼渊从未放松警惕。他想要试试这一仪式最终将进行到什么程度。

今年是第十年。他要拯救五百一十二人。

对他来说，一年拯救五百人这样的“大项目”还是头一次。如果能够成功，十年来被他救赎的人将超过一千。

单是想想这样的成果，沼渊那死水般的内心就不禁掀起了波澜。不过，在他看来，今年的挑战并不是自己普济众生的宏伟功业的终点，而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步——或者说，可能是一个崭新的起点。

沼渊仍会把仪式进行下去。

下年将处决一千零二十四人。

下下年将处决两千零四十八人——

十年后的那年，即这项伟大事业开始后的第二十个年头，他将处决五十二万四千二百八十八人。到那时，沼渊拯救的总人数将超过一百万。

照此进度发展下去，十七年后的第二十七个年头，他拯救的人数将

超过日本的人口。

沼渊想将计划进行到那一步，从而独自一人完成拯救日本的伟业。

沼渊将把所有日本人从罪孽的深渊中拯救出来。

沼渊觉得这不是一个虚无的梦，他觉得自己一定会成功完成这项彪炳千古的事业。

沼渊的内心深处一直抱有这样坚定的信念。

今年如果要完成五百一十二人的目标，每天必须至少处决一人，最好是两人。如果能在一天之中处决三人以上就更好了。

像今天这样大量毫无关系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机会绝对不容错过。

所以沼渊才会来到明治神宫。

这里刚好有数不胜数的猎物。

谁将成为今年的第一个猎物呢？



通往明治神宫正殿的参道上，参拜的信众摩肩接踵。托马斯·艾卡特高声对妻子杰西卡说着话，洪亮的声音盖住了纷乱的杂响：

“Hey, Jessie. Japanese are serious religious. I really wonder whether there're many people of the irreligion.”（嘿，杰西，日本人真的太虔诚了。我真怀疑不信教的人究竟能有多少。）

“But you have many irreligionists, Yukitaka?”（但是很多人都没有宗教信仰啊，对吧，幸隆？）

托马斯在日本的商业伙伴干元幸隆站在艾卡特夫妇身边，看上去就像是两人的孩子。他满脸堆笑地答道：

“Yeah. We'd like to skim the cream. Actually, we celebrated Christian Christmas one week ago and we visit a Shinto shrine on New Year's Day like this. Moreover, we hold the funeral service with Buddhism type and visit to a grave during the bon holiday.”（是啊，日本人只是喜欢过节罢

了。上周才刚刚庆祝完基督教的圣诞节，又轮到了神道教的初次参拜了。而且葬礼上使用佛教仪式，盂兰盆节时会去扫墓。）

艾卡特夫妇和千元三人都是四十多岁。千元本来就长着一张娃娃脸，皮肤也保养得好，加上身材矮小，看起来就像是艾卡特夫妇的儿子。托马斯戴着黑框方形眼镜，千元则戴着细长的无框方形眼镜。

“You mean you're not irreligionists ... you have 'Religions Adjacency'?”（就是说，你们不是不信教，而是信仰多种宗教？）

“Right. Of course, some of us count on faith as their spiritual guide. However, many youths have positioned a religious act as a custom.”（是的，尽管有不少日本人是虔诚的信徒，但大多数年轻人只是把宗教仪式看成一种习惯。）

“Oh, well, 'Hatsumode' is one of the festivals?”（那“初次参拜”是一种节日咯？）

“Aye.”（差不多。）

“Interesting.”（真是个奇特的国家。）

艾卡特夫妇兴致勃勃地打量着周围的人群，像是很着迷似的。不管以什么形式度过，新年在所有国家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Do you know the manners for Shinto?”（你知道神道教的参拜仪式吗？）

托马斯模仿旁人击掌合十的样子，展示给妻子看，得意地笑了。

千元比划着解释道：

“First of all, you bow twice and clap twice, then you pray to the Kami. Finally you bow once. That's it.”（首先鞠躬两次，击掌两次，然后对神祈祷，最后再鞠躬一次。）

杰西卡点点头道：“I see.”（明白了。）然后亲自试了试动作。路过的日本人好奇地看着这三人。

人群在碎石路上前进，脚步声杂沓。

离正殿还有很长一段路。



“就是快不起来啊……”

沿着明治神宫的碎石参道缓缓移动了两个小时才抵达南神门，北野正义忍不住对身旁的川北雄大说。穿过大门，可以参拜的正殿便出现在眼前。

“你是在说参拜的队伍，还是我们的计划？”

听川北这么问，北野哑然失笑。

“当然是说参拜的队伍啦。我们的任务不是一直都停滞不前吗？不过，咱们的心情倒是挺愉快。”

“用这个国家的俗语说，是‘习惯成自然’吧？”

北野笑嘻嘻地拍了拍川北的肩。

“你对日本够熟悉了啊。”

“毕竟上任这么久了。我觉得住在这个国家，就像泡在温水里一样舒服，一点都不厌烦。”

“话别说得太多。周围都是日本人。”

“哪儿有？反正没有人会听。就算听到了，也会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的。”

“不错。这个国家的人都在和平的氛围中浑浑噩噩地过日子，觉察不到危险就在近旁。”

“是啊。所以他们会今天恭恭敬敬地向神灵祈祷，祈祷这个国家的和平……”

上空传来直升机的轰鸣。是警察还是媒体呢？

“让我们好好祈祷那架直升机不会突然变成轰炸机吧。还有，祈祷这个国家今年不会遭到恐怖袭击。日本这个国家对恐怖主义一向疏于防范……”

两名某国工作人员对视一眼，点点头，融入了由日本人组成的人流

之中。



警视厅的直升机在上空盘旋，五名男女俯视着明治神宫内庭。除了神宫地界内和参道是明亮的之外，其他地方都被浓重的黑暗笼罩。

五名男女体格各异，但都穿着同一款式的黑革机车服。

“‘零计划’就要拉开帷幕了——”

一个模样端正的男人看了看右手腕上反射着银白色月光的手表，窃笑起来。靠在男人左肩的女人一头黑色长发，出神地望着窗外。

“……夜景真美，简直就像‘七重天’。”

男人用戴着白手套的手将香槟酒杯举到嘴边，微笑着对女人说：

“钢琴，今天就让他们痛快地欢闹吧。这样的夜景在日本可是最后一次看到了。”

“真舍不得啊……不过确实已经不可避免了。一切照计划进行，‘Let it ride’。”

指挥棒侧过脸，目光越过肩头，对钢琴点点头。

两人视线缠绕，像恋人一样亲密。

“喂，两位，把我们几个都当成配角了吗？要有七个人才能构成‘SEVENTH’吧？”

一个男人用响亮的声音取笑指挥棒和钢琴。他身体壮实得好比歌剧歌手，性格爽朗得就像喜剧电影里的实力派演员。

指挥棒对自己斜后方坐在直升机后座的骨头冷冷地回击道：

“那当然，骨头。木头、棍子，参加另一行动的PA和簧片，还有我们三个，一同组成了‘SEVENTH’。”

骨头身边的木头比指挥棒的身材更高，鹰钩鼻，左半脸被额前的长发覆盖。裸露的右眼眼神悲苦，脸色苍白。他基本上不主动说话。

指挥棒的对面是棍子。他身材矮小，娃娃脸，头发蓬乱，仿佛一名少年，正喝着洒有扶桑花的橙汁。

“如果一切顺利就好了。”

棍子的声音和语气都像极了小孩子。

“一定会顺利的。日本就要完了。”

指挥棒胸有成竹地说。

其他四人用充满信任的表情看着他，点了点头。

直升机离开明治神宫内庭上空，往西南方向的神奈川飞去，消失在茫茫夜空中。



神奈川县某地的一间地下室——

散发着淡淡木材气味的地板是亮色的，但是灯光只照亮了房间的一侧。

阴影一侧的墙壁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数十台显示器，正映射出不同色彩的光。墙边的桌子上摆放着录音棚常见的器材和电脑。

一个男人浅坐在构造实用的椅子上操作着器材。他的五官像指挥棒一样端正，戴着一副细长的银框眼镜。这人是PA。

PA身旁是簧片。她留着短发，身体纤柔，黑革机车服背后裂开一条大口子，让人联想到豹女。

簧片正注视着—台显示器，里面是“SEVENTH”中的另外五名成员。

“日本就要完了。”

耳机中传来指挥棒的优美声音，簧片点点头。

PA也对指挥棒的声音做出了反应。

“你果然喜欢哥哥的声音。”

簧片柔情似水地望着PA的侧脸。那张脸与他的双胞胎哥哥指挥棒

的脸一模一样。

“PA，打开麦克风。”

“明白。”

见PA调高了音量控制器，簧片对着耳机麦克风说：

“这里是‘房子’。战斗即将开始。”

显示器中的五人对簧片的声音有了反应。

PA的双手灵敏地操作着器材，墙壁上的五台显示器中便出现了五人放大的脸庞，依次是：指挥棒、钢琴、骨头、木头、棍子。另有几台显示器显示了五人的整体图像。

“簧片，一切正常吗？”

显示器中的指挥棒盯着摄像机问。

“Sure. Everything is perfect so far.”（当然，目前一切正常。）

簧片回答道，发音地道，声线甜美。这句话是“SEVENTH”七人早就商定好的口头禅，用来互相确认进展顺利与否。

直升机中的五人满意地点点头。

“除夕夜的荞麦面会不会送到呢，簧片？”

骨头厚着脸皮笑道。

“不久即将抵达樱田门。”

棍子微笑道：“终于就要开始了。”

“夜间飞行就此结束。请返航。我们在‘房子’等你们。”

听簧片这样说，钢琴偎依着指挥棒，撒娇道：“我还想再多玩一会儿嘛……”

“这可不是游戏，钢琴。”

“So? I think you should take it easy.”（是吗？我觉得你最好放轻松点。）

两个女人在镜头中对视。

“我们马上回来。簧片、PA，那之前就拜托你们了。”

指挥棒结束了无意义的闲聊。



簧片松了口气似的说：“交给我们吧。”PA也点头说了声“明白”，然后又敏捷地操作起器材来。显示器里，直升机中五人放大的脸庞消失了，代之以别的风景。

PA和簧片将视线投向一台显示器。

皇宫与樱田门前的交叉点上，矗立着一座坚固的建筑——警视厅。警视厅门前并排停放着三辆自行车。

三个身穿夹克的男人提着荞面店的饭盒朝警视厅的警卫走去。警卫笑盈盈地迎上前——



今年终于要结束了……

“唔……真是漫长啊……”

日本首相官邸办公室，刚看完红白歌会<sup>①</sup>的首相身披浴袍，手持红酒杯，舒舒服服地长叹一声。

办公室里只有首相一人，显得过于宽敞。房间中央的红色天鹅绒沙发上，首相伸直了双腿，毫不拘束地任由疲惫的身躯陷进沙发。

从去年开始执政起，他领导的这届政府便被戏称为“短命内阁”。与大多数的预测一致，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但居然撑到现在还没倒台，他不得不钦佩自己的好运。他从小就对自己的运气充满自信。可以说，他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靠的全是运气。

即将来临的这一年里，自己还能执政到何时呢？想到这点，首相就心里没底。但他不打算一直赖在这个位置上不走。

他从小就立志成为日本首相。日本的未来无关紧要，只要自己能当上首相就心满意足了。

<sup>①</sup> 官方称红白歌合战，由日本广播协会（NHK）每年举办一次，是一场代表日本最高水准的歌唱晚会，在阳历新年前夜，即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晚上举行。